

上海作家作品 双年选

上海市作家协会编选

2001~2002

理论卷

Shanghai
Writers
Shanghai Writers 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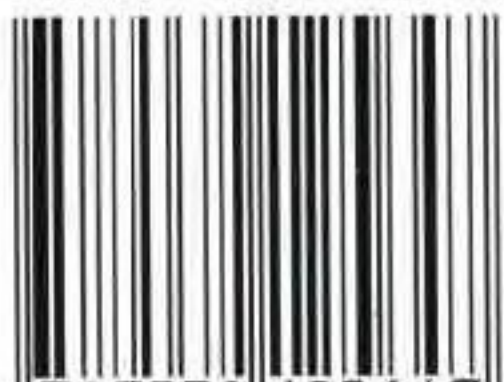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作家作品 双年选

2001~2002

- 小说卷 ■散文杂文卷
- 古典文学卷 ■理论卷
- 诗歌卷 ■儿童文学卷
- 影视戏剧卷 ■外国文学卷

ISBN 7-5321-2564-5



9 787532 125647 >

上海市作家协会编选

上海作家作品 双年选2001~2002

主 编 王安忆 任仲伦

副主编 叶 辛 褚水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作家作品双年选》

编委会

王安忆 任仲伦

叶 辛 褚水敖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建明 王纪人 邓伟志 孙 逊 孙 颢

汪天云 张秋生 陈思和 季振邦 郑宗培

赵长天 赵丽宏 夏仲翼 秦文君 曹 阳 臧建民

本卷主编 王纪人
副主编 郜元宝 杨 扬

总 序

任仲伦

提议编选上海作家年度作品选,这是基于两种思考:一是为当下着想,为关心上海文学创作的读者,提供一个整体阅读的机会,以便他们在比较完整的背景中,欣赏上海作家创作的群体风貌,或欣赏各个作家新的文学贡献。二是为历史考虑,为未来研究上海文学历史的人们,提供一份比较全面的双年度报告。同时理想主义地遐想:从2001这个年份开始,希望通过今人和后人持续不断的编撰年度作品选,最终构成整个21世纪的上海文学发展年轮。这本来是很浪漫的想法,但经过作家协会同仁的踏实工作后,第一部上海作家作品双年选诞生了,也就是说,走出了第一步。

上海文学(创作和理论)在整座城市的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国文学版图上标示出独特的色块。上海作家每年贡献着上千万的文字,贡献着各种样式的优秀作品,并以个人的名义,产生着文学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作品散落在全国各地,散落在海内外,收起来不容易,拢起来亦难。现在用双年选的方法,把主要作品收拢起来,就像开个同学聚会那样,就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集中见面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全面展示和全面评估上海文学创作的平台。

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丹纳先生研究艺术,研究艺术家,他有一个固执的见解,就是艺术不是孤立的。要了解艺术大师,需要把许多作家集中在他的身边,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比如莎士比亚,初看起来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但是在他周围聚集着许多优秀的作家,如韦白斯忒、如福特、如本·琼生,都用同样的风格和同样的情感写作,都有同样突如其来和放纵的情欲,都有同样奇特而又辉煌的文体。虽然莎士比亚最终成为这个艺术家族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但是,通过结识他身边的写作群体,至少可以了解当时的艺术趣味,了解当时的艺术风尚。丹纳喜欢研究森林,或者说,他喜欢把树木放在整个森林中去研究。也许待到若干年后,或者若干个若干年以后,人们也可以在我们这套作品选中,看到的是这一群大同小异的作家,写作着一个大同小异的时代生活。但至少在今天,我们阅读到仍然是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个性。各个作家摆着自己的姿态,写着自己的故事,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作家们赖以区分自己身份的标志。艺术这个东西,拉远了看,其实是大同小异;走近了看,又各个面目不一。

这套上海作家作品双年选,洋洋数百万字,涵盖着小说、诗歌、散文、理论、古典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影视剧创作等文学领域,记录了上海作家近两年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其中活跃着一批上海优秀作家的身影,也有着许多普通会员作家奉献的佳作。人们只要认真阅读这些作品,就可以清晰看到:上海作家依然保持着对社会变革的热情,依然保持着对市民生活的关注,依然保持着人性与人情的追求,依然保持着对真理与学识的崇敬,也依然保持着无拘无束、各自为阵的创作个性,也保持着写

什么和怎么写是自家事的艺术孤高。上海作家内心喜爱平静,很少发誓与发愤,很少宣言与宣传,平静地生活,平静地写作,平静地拿出凝聚着内心体验的作品,平静地聆听来自读者的声音。不少作家凭借着其中的优秀作品,对城市生活与生活着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并不浮华的影响。文学写作(创作或理论)本质上是寂寞的,它更多的是使用眼睛与心灵,很少用嘴巴。多用嘴巴的作家,往往不是优秀的作家。

感谢所有作家的贡献,感谢各卷主编们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的努力。自信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事,它的意义与价值随着时间流逝,会体现得更加充分、更加完整。

2003年6月16日

目 录

任仲伦	总序	1
王元化	胡晓明 关于人文知识分子与二十一世纪的 对话	1
钱谷融	自述(三则)	8
徐中玉	读书随笔	14
章培恒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 ——兼及“近代文学”问题	22
徐俊西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	50
郁元宝	九十年代中国文学之一瞥	57
方克强	九十年代文学与开放性	73
杨剑龙	文学应该如何跨入新的世纪 ——对于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几点思考	82
陈思和	欲望:时代与人性的另一面 ——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	92
李子云	陈丹燕和她的“上海系列”	128

王晓明	从“淮海路”到“梅家桥” ——从王安忆近来的小说谈起·····	135
王宏图	超越于真实幻觉之外 ——兼论《纪实和虚构》、《务虚笔记》·····	168
王雪琪	生长的状态 ——论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	183
王鸿生	被卷入日常存在 ——李洱小说论·····	196
夏中义	论余华九十年代小说·····	205
吴士余	金庸小说与公众阅读 ——读《孤独之侠》·····	223
吴中杰	怀旧意识与文化蓝图·····	231
朱立元	“经典”观念的淡化和消解 ——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化”语境中中国 审美文化的审视之二·····	239
杨 扬	且慢打造当代“经典” ——对新世纪文学写作的思考·····	249
江曾培	“瓦釜雷鸣”与恶俗污漫 ——由恶炒某些“另类”作品想起·····	254
戴 翊	面对躁动的都市·····	259
丘 峰	颠覆与回归 ——先锋小说的终结话语·····	265
王纪人	中国文论的原点和元结构 ——道、境界、韵·····	269
殷国明	个性与传统:建立一种博大的美学胸怀	

	——关于全球化声浪中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思考	283
吴 炫	文学的穿越性	293
张德林	略论文学的现代性	301
葛红兵	论道德批评	315
邓牛顿	美学笔记：情趣论	329
陈 伟	论美学形态	341
祁志祥	论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 ——关于文艺本质的思考	352
张新颖	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 ——沈从文的四十年代	364
邹 平	男人、女人和小说人物学	383
马以鑫	《现代》：都市的节奏与都市文学的表现	398
顾国柱	论郭沫若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借鉴	413
王圣思	诗谊如水 ——辛笛与卞之琳的多年交往	426
裴毅然	城乡之战 ——百年中国文学精神资源之探	434
葛乃福	历史需要沉淀 ——论朦胧诗	447
姚全兴	心中不能没有诗 ——生命的诗化	460
任仲伦	城市发展与文化沉思	473
杨文虎	网络文化现象之一 ——网语浅析	480

张振华	颠覆与裂变 ——论网络时代重建电影美学之必要性……	490
金丹元	关于当下观影之文化背景和审美接受的思考……	500
梅 朵	我们又前进了一步 ——评析年度影片佳作……	512
毛时安	守夜人的声音……	523
褚水敖	《海上明月》丛书序……	536
潘颂德	论纪弦大陆时期的诗歌创作……	540
施建伟	王玲玲 一个孤独的寻梦者 ——评王性初的《月亮的青春期》…	557
吴欢章	论太湖民间英雄史诗《华抱山》的艺术智慧……	570
曾文渊	今朝更好看 ——《惠安文化丛书·当代文学》序 ……	578

王元化 胡晓明

关于人文知识分子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

胡：在上海这样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人们很容易听到大批公司人、企业人、政府人、金融人和专家的声音，但是却似乎很难听见“文艺复兴人”、“人文主义者”、“通人”、“思想者”的声音。像先生这样以人文为职志，以博雅为趣味，以思想关怀为宗旨的知识人，应该还是有相当多的听众的吧？

王：我不主张把知识人截然地判为几种人。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有没有公共的关怀。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人，我以为都应该有一种自觉其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声音。海外友人张灏的一篇谈及殷海光的文章中，讨论到由于分工的发展，知识人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只具有一种职业的操心，变成整个组织化社会中没有批判意识的“有机知识分子”。我很赞成张灏所说的知识分子要有公共关怀，公共关怀可以是对身边事的主动地知情和热心地参与，也可以是关于文明与发展、知识与文化等大的问题的省思。比如现在大家都说全球一体化，其实对文明的忧虑是十九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老问题，从尼采以来就不断有一种呼吁。恐怕这一个世纪的主流仍然是科技文明的功利主导，我们正在看到文化和教育走向商场，大学也在企业

化，知识人才走向规模化大批量生产。工商由效率重新组织，教师和知识分子成为普通雇员……人们的大多数活动和形形色色的个性，正在逐渐被科技和利润之手整合为一体，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正在逐渐成为评估一切发展进步与落后的准绳……如果是这样的话，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伸展，确是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的。所以，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敏感，他们对文明发展的思考，是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忧虑关心。这种关心和忧虑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是从不间断的，只不过是在这样一个世纪转换交替的时刻，越是显得鲜明强烈罢了。

胡：从您的书中读到您特别喜欢十九世纪。作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种种灾难，又面对世纪末的种种病相的过来人，您是否对二十世纪已经失望，甚至会有幻灭感？

王：我不否认我对十九世纪比对二十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十九世纪文学，重要的我都读过，二十世纪的文学我读得很少。在我的著作中，谈得较多的是莎士比亚、菲尔丁、狄更斯、勃朗蒂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安特莱夫、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罗曼·罗兰等。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谈到，比如像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王尔德以及一批诗人、戏剧家等，也都是我所喜爱的。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大概不是这样写的吧？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十九世纪也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二十世纪的文学天空似乎显得有些黯淡了。缺乏第一流的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怎么不令人怀念十九世纪呢？对于十九世纪思想和学术遗产都没

有很好的消化和吸收,我们的时代充满着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东西,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变成走马灯的时代,我们容易看出十九世纪的好处,毕竟那是一个对思想和学术充满着虔敬之心和潜心耕耘的时代。

然而话又说回来,我不喜欢用过于概括化的语调来下判断,所以我没有想过“幻灭”之类。我喜欢从具体的文化问题下手作批评,而不是发表宏伟的概观。比如现在大学的巨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究竟是利是弊依然很值得研究。从前的校长往往是文理兼通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才了。在一些理工科出生的校长眼中,文史哲是无用的。只重应用而放弃基础学科的培养已成为普遍倾向,至于对精深学问的探讨更是被忽视。目前大学里有许多人甚至完全不懂人文精神对人的素质培养的重要,科研课题的申请,也有功利化、浮躁化的倾向,而背后的导向是只注意量的扩张的形式主义(经济上有泡沫,教育有没有泡沫化的现象?我看是有的)等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将来的人由现在的教育来造就,教育的品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文化气质。所以人文精神在当代就有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所谓人文知识者发出声音,就包括这些很基本的关心、基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表达而已。人文知识分子比较能欣赏多元立场,比较多主张个性自由发展,所以总会有一些在功利、数字、规矩和巨模的压抑之下的不同声音。

胡:记得殷海光说过:“一只加拿大狂欢鹤需有一百六十亩才能生存愉快。”的确,在科层组织化、市场至上、功利主导和工具理性占优势的社会,人们的精神自由空间是不那么大的,所以你说的多元立场和个性自由发展,作为人文知识人的基本诉求,作为本世纪人文思想的重要财富,在未来的世纪里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你说你不喜欢作比较,我正是要说十九世纪的人似乎

比二十世纪的人有更多自由的精神向度(Psychological Dimension),这里的关键是十九世纪人有一种文化上的“广漠之野”,而现在这种精神生存的背景渐渐消失了。你不一定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你所喜欢的莎士比亚、契诃夫,那个时代的文学、诗歌、音乐、美术、哲学,这一切人文主义者奉为神明的优美事物交织而成的旧世界,正在走向边缘、破碎、消失?

王:这是需要讨论的,我只能简单讲一点想法,这些意见是现在很时髦的说法,但什么是时代精神?什么是新陈代谢?在文学作品和文化思想中,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十九世纪末也像现在一样,曾出现不少能体现时代气息的新思想新流派,也曾经风行一时,但而今安在?在那以后,人们还是喜欢原来那些生命力历久不衰的作品。像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就明显地表露了他所喜爱的文学是希腊的史诗和悲剧,他甚至将它们放在莎士比亚之上。我在前几年所写的文章里可以说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艺术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见《九十年代反思录》第190页)我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所谓大众文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例如京剧原先就是底层的俗文化,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百姓的精神享乐,但是在今天看来很雅,艺术上有很精致复杂的蕴涵。思想也有富于浓度的、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雅和俗,不是绝对的。在谈京剧与传统文化的文章中我已说过,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系的,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活力,不断推动文化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清末王梦生撰《梨园佳话》,称“二十四史忽化声能语,自声人而心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互动关

系。当然,今天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做细致分析。完全反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比如以暴力、凶杀、黄、赌、毒和迷信等为特质的大众文化,是需要抵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技术和商业利润的优势,铺天盖地而来,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漫于中国的广大城乡。这样的形势下除了抵制之外,有没有可能多发展多元本土的乡村文化、社区文化、民俗文化,与此抗衡,消解它独霸天下的势头,这是一个希望。此外,表面上并不那么有害的大众文化,也有潜在的消极意义。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数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在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

胡: 你的思考中,可以发现有一以贯之的基本假定,大致说来即你对于知识、理性在近现代的命运的反思,是不主张太过于强调其中的力量,又不主张完全放弃其责任,这种思考,十分接近哈耶克、伯林等人的思路,是不是这样呢?

王: 我对晚近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多。我比较熟悉的是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给我的那点思辨的底子,毕竟我是这样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我所看过的经过的已经相当丰富,为什么不把这一切作为思想的对象呢?我对近现代知识命运的反思,集中在描述一种我称之为“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或“扭曲的启蒙心态”。大致说来,这种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